

上
作品 无影有踪

以最好的样子 与你相遇

曾经，她所有对于爱情的希冀和渴望，都在他身上得以实现。
后来，她所有关于爱情的想法和未来，都随他离去永远埋葬。
他成为她不能触摸、不敢触碰、压在心里最深处的禁忌。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以最好的样子

WUYING
YOUZONG
WORKS

上

无影无踪\作品

与你相遇



以最好的样子
与你相遇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以最好的样子与你相遇 / 无影有踪著. -- 青岛 :
青岛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552-3994-9

I. ①以… II. ①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9982号

书 名 以最好的样子与你相遇

著 者 无影有踪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 李金旺

责任校对 贾松波

特约编辑 时 瑜

装帧设计 樱 瑄

照 排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 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4

字 数 352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994-9
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青春

以最好的样子
与你相遇

目录 [上]

C O N T E N T S

- 
- 
- Chapter 1 举步维艰 /1
- Chapter 2 狭路相逢 /30
- Chapter 3 心有不甘 /60
- Chapter 4 踽踽前行 /87
- Chapter 5 迎难而上 /118
- Chapter 6 父子相认 /145
- Chapter 7 孰是孰非 /174
- Chapter 8 人生若只如初见 /208
- Chapter 9 何事秋风悲画扇 /24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以最好的样子与你相遇 / 李尚龙著. — 青岛 :

青岛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552-3994-7

以最好的样子
与你相遇

与你相遇

目录

CONTENTS



Chapter 10 零度爱情 /269

Chapter 11 万劫不复 /300

Chapter 12 拳拳之心 /332

Chapter 13 痴痴爱在 /360

Chapter 14 真相大白 /390

Chapter 15 一家三口 /417

Chapter 16 如梦初醒 /448

Chapter 17 专属回忆 /481

Chapter 18 余生有你 /513



Chapter 1 举步维艰

那些过往，就像是用刀子，一刀一刀刻在了她的骨头上。

这辈子，除非死亡，骨化形销，血液流干，她无法摆脱。

连绵不绝的咔嚓声，形成一片起伏的光海。她脸色惨白，被刺眼的光逼得快要睁不开眼睛。伴随着闪光灯，还有沸腾的议论声、谩骂声，无止境地涌来。

“骗子！”

“无耻！”

“中国文坛的耻辱！”

“太让人失望了……”

“好不要脸哦！”

“什么美女作家，原来就是个骗子……”

“亏我以前那么喜欢她……”

围观的人拥挤着、喧嚣着，前排的记者突然被冲散，一群人冲了上来。一个女孩子拿着她的书，在她眼前撕开。她边撕边哭，把碎屑用力扔到她脸上，哭着斥责：“你对得起支持你的书迷吗？”

一本书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，朝她砸来。她怔怔地抬头，整个人就像是呆滞了，精装书的背脊砸上她的额角，她痛得一声闷哼。

但这不是结束，只是开始，越来越多被揉烂撕扯的书朝她砸来。崭新的书页

划过她的脸颊，在她细白的皮肤上割出一道口子，牵起凛冽的痛感。

她不停往后退，人群不停往前逼。她满脸惶恐，目光四下搜寻，看到了她的经纪人，经纪人那冷漠的眼神就像是在说她自作自受。她心中一悸，转眼又看到了她的助理，平日里对她关怀备至的小姐妹，此时漠然站在一旁。

她只身陷入包围中，眼前是黑压压朝她扑来的人，他们的表情像僵尸一样恐怖。

圆圆……圆圆在哪里？为什么连圆圆都不来救她？

她眼里的惶恐渐渐转为绝望，她被人群推搡着，有人拉扯她的头发，有人对她拳打脚踢，疼痛密集袭来，她毫无招架之力。

她被推倒在地上，突然，一道急促的亮光逼近，她抬眼，巨大的灯架砸下！

她瞳孔骤缩，发出尖锐的痛呼：“啊——”

元婉猛地睁开眼，坐起身。初秋的深夜，她单薄的睡衣被冷汗浸湿，贴在背上，双手仍在控制不住地发颤，心跳忽急忽缓。

五年了。过了五年了，她仍然会时不时做这个梦。

她以为时间能带走一切，原来有的噩梦，真的会伴随人一辈子……

那些过往，就像是用刀子，一刀一刀刻在了她的骨头上。这辈子，除非死亡，骨化形销，血液流干，她无法摆脱。

一旁婴儿的啼哭声响起。元婉迅速下床，走到婴儿床边，将孩子抱起来。她替他换了一片尿不湿，抱在怀里哄着。

门外响起开锁的声音，门被推开，身着西装的中年男人走入。

元婉对他点头问好。

男人进屋换鞋，身上带着一股酒气。

元婉把孩子放进婴儿床里，她坐在一旁，轻轻地摇着床，捏着孩子的小手，低声唱着歌。此时是半夜两点。对于这种碎片式的作息，她已经习惯。

男人站在房门口，看着房里的女人。橘黄色的暖光灯从女人头顶打下，她的长发习惯性地拨至左肩，露出右边姣好的侧脸和修长的脖颈。

这个女人来他家做事四个多月了，话不多，老实本分。但她的声音很好听，就像这时候给他儿子轻轻哼唱的儿歌，低柔又带点沙哑的音色，比今晚KTV里的女公关唱得好多了。

田博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，目光从她的脸游移到她的脖子，再到她贴着婴儿床的身体曲线……潜伏了几个月的诱惑，在他老婆出外旅游的这几天，蠢蠢欲动了。

孩子渐渐睡着了，元婉站起身，一双手臂突然从背后抱住她！

她一惊，“……田先生！你放开我！”

男人将她悬空抱起，扔到一侧的床上，不等她起身，他压在了她身上，一边啃咬一边气喘吁吁道：“跟着我比当月嫂强……我不会亏待你……”

“放开我……”元婉拼命挣扎。女人发疯起来，力气并不小，一时间男人也没占到什么便宜。她袭击他的命根子，男人吃痛，她趁机起身，逃下床。

男人表情转怒，从背后抓住她，扣着她的脑袋。

他就不信了，连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女人都玩不了！

元婉挣扎着躲避，两人撕扯时，元婉脑袋撞上了玻璃壁橱，几声碎响，玻璃裂开，她的半个脑袋穿过玻璃撞上柜格。

男人一惊，松开了手。

声响将睡着的婴儿惊醒，婴儿再次啼哭起来。

元婉收回脑袋，几块玻璃碎片随之落地，鲜血顺着她的左脸滑下，漫出一股铁锈般的腥气。浓稠的血黏着头发，模糊了她半张脸。

疼痛锥心刺骨，她却仿佛感觉不到，一秒钟都不耽搁，冲到婴儿床前，将床上的婴儿抱起，后退几步，威胁道：“你再敢碰我一下，我摔死你儿子！”

男人的酒劲儿早就退了，色胆也被她一脸血的恐怖模样吓没了。没想到这女人平日里沉默温顺，性子竟然这么烈。

“你把我儿子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”

“我不干了！”

“好，好好……”

“把钱给我！我这个月的报酬！”她不停地往后退，直到抵靠墙角，戒备地盯着他。

男人马上去客厅翻他的钱包。他是个小老板，常有应酬，包里随时装着小几万元。他拿出一沓票子，点了100张，走到元婉旁边，递给她，“一万块，你数数。”

“你把钱放在床上，出去！”她紧紧盯着他。

“你先把儿子……”

“出去！！”

男人怕激怒她，只能退到房外。

元婉关上房门，反锁。她把孩子放进婴儿床里，从柜子里拿出自己的箱子，收拾衣物。

脸上的血滴答滴答砸落在地板上，头晕目眩的感觉一阵阵袭来。她拿起一件黑色吊带背心，擦了下手，按住血流不止的地方。用力的那一下子，疼得更厉害，好像有什么扎进去了。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更疼的她都尝过。

元婉一只手捂着脸，一只手装东西，盖箱子，拉上链子。拖着箱子起身时，她踉跄了下，差点昏厥。

缓过神后，她拿起床上的钱，装进自己钱包里。

男人在客厅里来回走动，坐立不安，见房门开了，也没心思看拖着箱子走出来的元婉，飞快冲进房里，抱起自己儿子，仔细检查。

门外响起砰的关门声。

男人把儿子放下，走出去，大门已经合上，女人已经不见踪影。

元婉拖着箱子下楼。这栋花园洋房没有电梯，只能楼梯步行。好在她的箱子不那么重，咬咬牙也就下去了。

此时是后半夜两点多，街上人烟稀少。深秋的夜晚，风带着萧瑟的寒意，元婉拖着箱子，裹紧了身上的针织衫外套。几个醉鬼从她身旁走过，冲她吹口哨。她加快脚步，拖着箱子走到马路上。

当初签的协议是干一年，包吃住，她把租的房子退了，没想到还不到半年就出了这种事……元婉拖着箱子过马路，她要到了另一边岔路口打车，找家旅馆住下。

她的脑袋越来越晕，脸颊有液体滚下，黏黏的，带着腥气。快要喘不上来气的感觉，迫使她用力鼓动胸腔呼吸。

一道远光灯射来，伴着尖锐的喇叭声，元婉扭过头，眯起眼睛，只见红色的车影急速逼近，她拖着拉杆箱的五指一紧，最后一丝强撑的意识溃散，身体倒下去了。

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尖锐急厉，法拉利的车轮被逼停。

车上的男人急匆匆下来，走到车前查看。

女人躺在地上，身旁还有一个箱子。浓密的黑色长发染着血迹黏在她脸上，她的半张脸都被血和头发糊住，五官不辨，没沾血的地方，皮肤白得惨人。

周朝城吓得倒抽一口凉气。

又是一道刹车声，一辆兰博基尼在法拉利旁边停下，车窗半开，一个男人深邃的轮廓若隐若现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沅哥……”周朝城缓了好几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撞人了，得先把人送医院。没法比赛了。”他拿出手机，拨打急救电话。

“出息。”另一辆车上的季沅漫不经心地收回视线。驾驶座上坐着的女人递过一支烟，他把女人的手格开，由储物格里拿出个棕色木盒和银灰色小喷枪。

女人不由得懊恼，怎么忘了季公子的风格，他喜欢最劲的酒、最烈的烟。

季沅取出一支纯手工卷制的雪茄，扣开小喷枪，火焰直冲而上。他将雪茄尾部以45度角靠近火源，修长的手指熟练地旋转雪茄，纯天然烟叶产生的醇厚丰满的香气漫出。尾部变得焦黑发亮时，他关掉喷枪，将雪茄置于口中。

浓郁又辛辣的烟气，被他深深吸入。

女人闻着那香味，直咽唾沫，她想借一支来抽，又不敢吭声。季公子喜怒无常，脾气不好揣摩，尤其是他那双眼睛，黑幽幽的，带着一股子阴戾。

季沅吐出一口烟圈，说：“走。”

女人闻言，拉下手闸，油门一踩，改装车发出战斗机般巨大的轰鸣声，绝尘而去。

医院病房里。

周朝城站在床边，看着躺在床上输液的女人。

女人脸上的血迹已经清理干净，露出了素净的容颜。

她不是惊艳型，但五官看着特别舒服，标致的鹅蛋脸，翘挺的鼻梁，秀丽的下巴，两道不浓不淡的柳叶眉。苏杭那边人吧？带着一股温润柔软的水乡气息。

她的脑袋有轻微撞伤，左边额头上嵌了玻璃碴子，脸颊有多处擦伤。医生处理伤口时，他看着那苍白脸庞上的鲜血淋漓，心里头一阵扭绞。

他的车灯并没有破，医生也说她身体没有撞伤，显然她这副模样不是他给撞的。深更半夜，一个年轻女孩子，一脸伤地拖着行李箱……这是遭遇家庭暴

力了吧？

床上的女人眉头蹙了几下，睁开眼睛。

周朝城坐到床沿，伸出手，轻轻拍了两下她的肩膀，“别怕，你现在在医院。”

元婉看向说话的人，是一个好看的年轻男人。

“你是？”

“我叫周朝城。我的车不小心撞了你。”

元婉抿了抿唇，坐起身。

“小心。”周朝城抓住她的小臂，示意她注意针管。

元婉一怔，“……谢谢。”

元婉看了下输液瓶，又摸了摸右边额头上的纱布，快要碰到脸上的伤口时，周朝城瞬间俯下身，抓住她的手，“别乱摸，当心破相。”

她抬眼看他。两人近距离对视，他发现她的瞳仁是淡棕色的，像珠玉琉璃，漂亮极了。可她眼里浮动着不安。

周朝城马上放开手，站直身，“你脸上有擦伤，上了药。这几天不要碰，不能沾水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垂下眼睑。

周朝城见点滴打得差不多了，叫来护士取针。他嘱咐道：“今晚就在医院里休息。明天出院。”

元婉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，面色一紧，问：“我的行李箱呢？”

“喏，就在那边。”

元婉顺着周朝城的目光看去，黑色箱子靠在墙角处。她松了口气，那里面装着她在这座城市奔波的全部家当。

护士离开后，周朝城嘱咐她几句，也离开了。

他站在病房外，心里犹豫不决。现在赶去玩一把还来得及，可他又担心她。万一那个伤害她的变态找到这里，医院的护士也不顶用。

想了又想，他坐到走廊边的椅子上。

兜里手机振动，他拿出来，接通。听筒那边传来轰鸣的引擎声和一阵阵欢呼声，男人声音响起：“阿城，还不来？”

“这边有点麻烦，去不了。”周朝城说，“你跟沅哥说一声，换人替我。”

穆连放下手机，走到季沅身旁，“臭小子放我们鸽子，不来了。”

半夜三点，这座城市万籁俱寂。但在这座巨大的赛车场内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

空气里激荡着酒精、荷尔蒙，躁动，喧嚣。辣妹耸动着双峰和翘臀，在人群中搔首弄姿。赛道上停着令人目不暇给的豪华跑车，拥有迷人外形的法拉利458，造型复古的SRT8 392，贵气逼人的AMG GT，赛场资深ZR1、WRS STI、RX-7……每一辆都足以令爱车的人尖叫。

这些都不是今晚的重头戏。一辆红色超跑驶出，风驰电掣地绕赛场一圈后，稳稳停在季沅身边。

驾车的人走出来，对季沅弯腰问好。

全场的目光都被这辆线条行云流水的炫酷超跑吸引。

穆连毫不掩饰眼底的惊艳，“Lykan Hypersport，全球限量生产，最大功率750马力，六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扭矩1000 N·m，最高时速395 km，加速时间2.8秒。”他兴奋地揽上季沅的肩膀，“阿城不来，我上！”

“你？”季沅觑了他一眼，“穆老爷子要人，我赔不起。”

穆连郁闷了。

季沅将他推开，颀长的身躯进了那辆红色超跑。

车子驶到赛道上。

速度与激情拉开序幕。

引擎轰鸣，喧嚣震天。五辆跑车在赛道上幻化成弧形光影，竞相追逐。

穆连隐隐有些担忧，季沅不玩则已，上了车就是不要命的玩法。

跑车内，季沅盯着前方，薄唇紧抿，以极限速度狂飙。三辆车被甩开，只剩一辆顶尖车手驾驶的法拉利与他并驾齐驱。过弯道时，他调档，加速，车身猛地摆尾，紧咬在侧的法拉利被甩出，在赛道上接连翻滚，发出轰隆巨响。季沅车身横漂出去，那一瞬间，场上所有的喧嚣停止了。

男人的双眼平静到近乎冷酷，那是无限逼近死亡依然面不改色的疯狂。他听不到引擎的呼啸，看不到外面的一切，只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反复回响：“圆圆……圆圆……”

车子平稳落地，冲出了终点线。

穆连吓得冷汗都出来了。这个疯子！

医院内。

元婉睡不着，起身下床，走到箱子前，拿出她的笔记本电脑，再坐回到床上。

打开电脑，登录微博，她的ID是：灵魂尽头向死而生。200个新粉丝，983条转发，400条留言，58个未关注人消息。

她时不时在微博写点儿小故事，写得久了，被转发得多了，关注的人也多起来，现在有了20万粉丝。被关注在她意料之外，好在是网络平台，没人知道ID背后的人是谁，这让她安心。

她打开音乐，戴上耳机，耳郭里游弋着空灵动听的钢琴曲《天空之城》。她浏览着那些留言，脸上表情渐渐变得安宁。

在空灵乐声中，她敲下了一段话。

“没有那个人，我们终于学会妥善安放自己。不矫情，不沮丧，浑身是伤也可以说，没关系，我一个人能扛。坏天气总会过去，好运气一定会来。到那时岁月静好，时光熨帖，一切都刚刚好。晚安。”

即使是半夜三点，这段微博发出去后，很快有了回应。

艾斯特：晚安。

那片云：灵魂是温暖的妹子。

一颗肉丸子：我想你这件事，躲得过对酒当歌的夜，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。晚安。

可爱的小LOW逼：哪有那么洒脱坚强，整整五年，走不出来，跨不过去，不敢再对别人好，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好。他也不谈，我也不找，为什么就是不能在一起了？

Rainbow：你曾一碰就碎，你将无坚不摧。晚安。

……

元婉点击“可爱的小LOW逼”的留言，准备给她回复，刚敲下一行字，又删了。这种事，旁人说再多也没用，终究还是得靠自己走出来。

她关上电脑，把手机音乐打开，设置好自动停止时间，戴着耳机，睡了。

病房外，周朝城坐在长椅上，闲来无事玩手机。他偶尔也刷微博，在前任女友的推荐下，关注了一个ID叫灵魂尽头向死而生的文艺青年。她不聒噪不卖弄不

偏激，隔三岔五写个小故事，文字简单温暖，偶尔灌鸡汤也能忍，看多了就习惯了，没再取消关注。

一刷新，发现这文艺青年三更半夜还在发微博。他看她的微博都是一眼扫过，看完就完，今晚闲着无聊，多看了几遍，还想回点什么。

可他跟前任好聚好散，他的事业和人生也都顺风顺水，对于这段文字，他能理解，却无法感同身受。好半晌，他回复：“灵魂尽头向死而生。”

周朝城就在病房外的长椅上睡了。

次日醒来，他用冷水洗把脸，出去买早餐。

当他提着一袋小笼包和一杯豆浆走进病房，元婉衣着整齐，长发披在两侧，拖着箱子，正要离开。

周朝城说：“怎么不多休息会儿。”

元婉拿出钱包，数了钱，递给周朝城，“这是医药费。”

“我撞了你。”周朝城没有接，“要负责。”

“医生说身体没有撞伤。我脸上的伤跟你无关。”元婉再次把钱递给他，动作很坚持。

周朝城不能让她的手总悬在半空，只好接了。

“吃了早餐再走。”周朝城把早餐递给元婉。

“谢谢。”

吃完早餐后，周朝城坚持要送元婉，她推辞不过，只能应了。

跑车上，周朝城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
元婉想了想说：“南城区四季大酒店。”那是南城的标志性建筑，好找。

周朝城听元婉报的是酒店，而且跟昨晚撞到她的地方一个南一个北，放心了。他就怕她回到那个变态那里。

路上，周朝城几次找元婉说话，元婉都是简单应答后成为话题终结者。

元婉不想再聊天，闭眼佯装小寐。

周朝城打开车顶的天窗，十月淡暖的阳光落入车内。他看着沐浴在阳光中的女人，白皙的皮肤，在阳光下几乎看不到毛孔，长发又黑又顺，覆落在两侧。

忽略她额角的纱布和脸颊的擦伤，这是一张极具古典气质的脸。

跟她的人一样，温婉静谧。

车子驶到四季大酒店外时，元婉真睡着了。昨晚睡太晚，的确是乏了。

门童来开门，周朝城摆了摆手，把车子开到一侧停下，也不叫她。他倾过身，准备帮元婉调低座椅的位置，让她睡得更舒服，但这轻微的动静，使元婉惊醒了。

周朝城马上坐直身，说：“到了。”

元婉点点头，推门下车。周朝城随之下车，为她拿出行李箱。

“我送你进去。”周朝城拖着她的行李箱往酒店里走。他个子高，步子迈得大，元婉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接近酒店大门了。

她急急追上去，“周先生……我不住这里！”

门童接过周朝城手里的行李箱，拖进酒店内。周朝城见元婉没跟上，站在旋转大门边等她。元婉跑上前，顾不上跟周朝城说话，推着巨大的旋转门进去，追自己的行李箱。

周朝城正要跟进去，几辆车停在酒店大门前，中间那辆红色跑车格外炫酷。周朝城定睛一看，是他眼馋很久的Lykan Hypersport，全球限量版。

周朝城知道车里的人一定是季沅。在C市会玩车又舍得重金购置顶级超跑的人，除了季沅不做第二人想。

车门打开，一双大长腿落地，季沅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，面无表情的脸，散发生人勿进的森冷气场。

另一侧穆连下车，看到周朝城，诧异地说：“不是撞了人在医院，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人没事了。”周朝城应道，转而对季沅说：“沅哥，昨晚对不住了。谁替我？结果怎么样？”

季沅瞥了他一眼，往酒店里走，助理和保镖恭谨地尾随在他身后。

穆连走到周朝城身侧说：“沅哥自己上，干翻全场。”

酒店大堂里，元婉从门童手里拿回自己的行李箱，连连鞠躬抱歉，“对不起，我不住这里。”

就在这时，酒店的工作人员都汇聚过来，整齐有序地站在入门处两侧，排成几列。

元婉站在队伍后方，看到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，在一群人的陪同下大步走入。她的视线穿过人群间隙，看到男人挺拔的身材和足以刊上杂志封面的完美侧

脸，还有无法忽略的强大气场。

元婉垂下眼睑不再多看。对于脱离她世界范畴的人、事、物，她并不关心。

男人走入后，两侧列队的工作人员齐齐弯腰鞠躬，发出整齐划一的声音：“董事长。”

周朝城跟穆连走在后面，边说边聊。周朝城对昨晚没能参加赛车非常遗憾，一再追问详细情况，元婉由一侧拖着箱子离去时，他完全没注意到。

季沅走进电梯，周朝城突然回过神，他是送人来酒店呢！那女孩子……他四下张望，不见人影。他到酒店前台询问，刚刚没有女士办理入住手续。

周朝城后知后觉地发现，他连对方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都没问。

他极度郁闷。

元婉拖着行李箱，绕过一个街区，进了另一家“四季大酒店”。红色招牌上“店”字已经脱了漆，顺着一条逼仄的楼道往上，左拐进入。相比洗手间都金碧辉煌的四季大酒店，这里朴素得寒碜。

元婉办了入住手续后，把箱子放在房间里，电脑装进背包，出门。

她去了挂名的家政公司，之前的工作都是公司介绍，公司从个人酬劳里抽佣金。经理张艺见她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，对她多有照顾。她听了元婉在上一家的遭遇，义愤填膺地说：“你没要赔偿？损失费、医药费这些，都没要？”

“当时没想这些。”

“真是傻！”张艺忍不住摇头，一脸恨铁不成钢，“这么老实，活该受欺负！”

元婉低着头没作声。

这温顺的性子，张艺都不忍心再批评她。她翻了翻记录簿，说：“目前还没有适合的，有的话我马上通知你。”

“刚才听王姐说有一家在召佣人……”元婉抬起头，眼神热切地看着张艺，“月薪一万元。”

张艺知道她是个财迷，很多年轻女孩吃不消的月嫂她也能干，就因为钱多。可是这次……张艺无奈道：“人家要本科以上学历，能辅导孩子功课，学校还得是211级别。211你懂吗？”

元婉眼神黯下去了。

“我把你一高中毕业的弄过去，客户不跟我翻脸？”

元婉沉默。

她上的大学是985高校，可她是肄业，不仅没有学位证，毕业证都没有。

元婉离开公司，坐在街边长椅上，拿出手机，打开同城招聘网，查看那些五花八门的招聘启事。

手机突然响了，她妈打来的。元婉心里一阵紧张，她妈的电话，不外乎两件事：要钱，希希生病了。

这两年她出来打工，儿子元寄希在老家由爸妈带着。她爸妈都是退休工人，每个月养老金合计三千来块，小县城物价飞涨，他们俩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元婉把孩子给他们带，自然要出生活费。可她打的钱逐渐增多，家里喊缺钱的次数却越来越频繁，而且总有各种各样令她无法反驳的理由。

另一边，县城老家。

元寄希跟六岁的元彬彬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。茶几上摆放的坚果都是元婉网购的，元婉她妈平常都搁柜子里收着，只有孙子过来时才拿出来大家一起吃。

元妈听到手机提示音，把手机递给一旁的儿子，“你看看，是不是钱打来了？”

元建业看到手机银行发来的提示短信，扯开嘴角，“到账了，妈，把卡给我。”

“别又拿去打牌！你妹的钱也不是大水冲来的，省着点花！”

元建业一声嗤笑：“她在外面指不定攒了多少私房钱，非得我们一点点地抠。”

有人敲门，元建业起身去开门，送快递的来了。

元寄希这几天对快递很敏感，马上跳起身去看，元彬彬也跟了过去。元建业拆开箱子，里面是一架白色遥控飞机，一看就不便宜。

元寄希高兴得直叫：“妈妈买的！希希的飞机！”

他正要拿，元彬彬抢先拿过去了。

小男孩对这种东西都没有免疫力，元彬彬喜欢得不得了，抱着不撒手。

“这是我妈妈买的！”元寄希要抢回来。元彬彬用力推了他一把，他比元寄希个子高，力气也大，元寄希被推得摔倒在地上。